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聊斋志异

(下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向 杲

向杲，字初旦，太原人。与庶兄晟，友于最敦。晟狎一妓，名波斯，有割臂之盟。以其母取直奢，所约不遂。适其母欲出籍为良，愿先遣波斯。有庄公子者，素善波斯，请赎为妾。波斯谓母曰：“既愿同离水火，是欲出地狱而登天堂也。若妾媵之，相去几何矣！肯从奴志，向生其可。”母诺之，以意达晟。时晟丧偶未婚，喜，竭资聘波斯以归。庄闻，怒晟之夺所好也。途中偶逢。便大诟骂。晟不服。遂嗾从人折桎笞之，垂毙，乃去。杲闻奔视，则兄已死。不胜哀忿，具造赴郡。庄广行贿赂，使其理不得伸。杲隐忿中结，莫可控诉，惟思要路刺杀庄。日怀利刃，伏于山径之莽。久之，机渐泄。庄知其谋，出则戒备甚严；闻汾州有焦桐者，勇而善射，以多金聘为卫。杲计无所施，然犹日伺之。一日，方伏，雨暴作，上下沾濡，寒战颇苦。既而烈风四塞，冰雹继至，身忽忽然痛痒不能复觉。岭上旧有山神祠，强起奔赴。既入庙，则所识道士在焉。先是，道士尝行乞村中，杲辄饭之，道士以故识杲，见杲衣服濡湿，乃以布袍授之，曰：“姑易此。”杲易衣忍冻，蹲若犬，自视则毛革顿生，身化为虎。道士已失所在。心中惊恨，转念：得仇人而食其肉，计亦良得。下至旧伏处，见尸卧丛莽中，始悟前身已死；犹恐葬于乌鸢，时时逻守之。越日，庄适经此，虎暴出，于马上扑庄落，斫其首，咽之。焦桐返马而射中虎腹，蹶然遂毙。杲在错楚中，恍若梦醒；又经宵，始能行步，厌厌以归。家人以其连夕不返，方共骇异，见之，喜相慰问。杲但卧，蹇涩不能语。少间，闻庄信，争即床头庆告之。杲乃自言：“虎即我也。”遂述其异。由此播传。庄子痛父之死也惨，闻而恶之，因讼杲。官以事诞而无据，置不理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壮士志酬，必不生返，此千古所悼恨也。借人之杀以为生，仙人之术何神哉！然天下事之指人发者多矣。使怨者常为人，恨不令暂作虎耳！”

董公子

青州董尚书可畏，家庭森肃，内外男女，不敢通一语。一日，有婢及仆调笑于中门之外，为公子所窥，怒叱之，各奔而去。及夜，公子偕僮卧斋中。时方盛暑，室门洞敞。更既深，僮闻床上有声甚厉，方惊醒。月影中，见前仆提一物出门去。以其家人，故弗深怪，遂复寐。忽闻靴声訇然，一伟丈夫，赤面长髯，似寿亭侯象，捉一人头入。僮惧，蛇行入床下。但闻床上支支格格，如振衣；如摩腹，移时始罢。靴声又响，乃去。僮伸头渐出，见榻上有晓光，以手扪床上，着手粘湿，嗅之血腥。大呼公子，公子方醒。告而火之，血盈枕席。大骇，不得其故。忽有官役叩门。公子出见之，役愕然，但言怪事。诘之，告曰：“适衙前一人，神色迷罔，大声自言曰：‘我杀主人矣！’众见其衣有血污，执而白之官。审知为公子家人。彼言已杀公子，埋首于关帝庙侧。往验之，穴土犹新，而首则无之。”公子骇异，趋赴公庭，见其人即前狎婢者也。因述其异。官甚惶惑，重责而释之。公子不欲结怨于小人，以前婢配之，令去。积数日，其邻堵者，夜闻仆房中一声振响若崩裂，急起呼之，不应。排闥入视，见夫妇及寢床，皆截然断而为两，木肉上俱有削痕，似一刀所断者。关公之灵迹最多，盖未有奇于此者也。

周 三

泰安张太华，富吏也。家有狐，扰不可堪，遣制罔效。陈其

状于州尹，尹亦不能为力。时州之东亦有狐，居村民家，人共见之，一白发叟云。叟与居人通弔庆，一如人世礼。自云行二，都呼之胡二爷。适有诸生谒尹，问道其异。尹为吏策，使往问叟。时东村人有作隶者，吏即其家访之，果不诬，便与俱往。即隶家设筵招胡。胡至，揖让酬酢，无异常人。吏因告以所求。胡言：“我固悉之，但不能为君效力。仆友人周三，侨居岳庙，宜可降伏，当代求之。”吏喜，欠抑申谢。胡临别，与吏约，明日张筵于岳庙之东。吏如其教。胡果导周至。周虬髯铁面，服裤褶。饮数行，向吏曰：“适胡二弟致尊意，事已尽悉。但此辈实繁有徒，不可善喻，难免用武。请即假馆君家，微劳所不敢辞。”吏闻之，自念：去一狐，得一狐，是以暴易暴也。游移不敢即应。周已知之，曰：“得勿相畏耶？我非他比，且与君有喜缘。请勿疑。”吏诺之。周又嘱明日偕家人阖户坐室中，幸无哗。吏既归，悉听教言。俄闻庭中攻击刺斗之声，逾时始定。启关出视，血点点盈阶上。墀中有小狐首数枚，大如碗盏焉。又视所除舍，则周危坐其中，拱手笑曰：“蒙重托，妖类已荡灭矣！”自是馆于其家。相见如主客焉。

鸽 异

鸽类甚繁，晋有坤星，鲁有鹤秀，黔有腋蝶，梁有翻跳，越有诸尖：皆异种也。又有靴头、点子、大白、黑石、夫妇雀、花狗眼之类，名不可屈以指，惟好事者能辨之也。邹平张公子幼量，癖好之，按经而求，务尽其种。其养之也，如保婴儿：冷则疗以粉草，热则投以盐颗。鸽善睡，睡太甚，有病麻痹而死者。张在广陵，以十金购一鸽，体最小，喜走，置地上，盘旋无已时，不止于死不休也，故常使人把握之；夜置群中，使掠诸鸽，可已痹股之病，是名“夜游”。齐鲁养鸽家，无如公子最；公子

亦以鸽自诩。一夜，坐斋中，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，殊不相识。问之，答曰：“漂泊之人，姓名何足道。遥闻蓄鸽最盛，此生平之所好也，愿得寓目。”张乃尽出所有，五色俱备，灿若云锦。少年笑曰：“人言果不虚，公子可谓尽养鸽之能事矣。仆亦携有一两头，颇愿观之否？”张喜，从少年去。月色冥漠，野况萧条，心窃疑惧。少年指曰：“请勉行，寓屋不远矣。”又数武，见一道院，仅两楹。少年握手入，昧无灯火。少年立庭中，口中作鸽鸣。忽有两鸽出：状类常鸽，而毛纯白；飞与檐齐，且鸣且斗，每一扑，必作觔斗。少年挥之以肱，连翼而去。复撮口作异声，又有两鸽出：大者如鹞，小者才如拳；集阶上，学鹤舞。大者延颈立，张翼作屏，宛转鸣跳，若引之；小者上下飞鸣，时集其顶，翼翩翩如燕子落蒲叶上，声细碎类鼗鼓；大者伸颈不敢动。鸣愈急，声变如磬，两两相和，间杂中节。既而小者飞起，大者又颠倒引呼之。张嘉叹不已，自觉汪洋可愧，遂揖少年，乞求分爱；少年不许。又固求之。少年乃叱鸽去，仍作前声，招二白鸽来，以手把之，曰：“如不嫌憎，以此塞责。”接而玩之：睛映月作琥珀色，两目通透，若无隔阂，中黑珠圆于椒粒；启其翼，胁肉晶莹，脏腑可数。张甚奇之，而意犹未足，诡求不已。少年曰：“尚有二种未献，今不敢复请观矣。”方竞论间，家人燎麻炬，入寻主人。回视少年，化白鸽，大如鸡，冲霄而去。又目前院宇都渺，盖一小墓，树二柏焉。与家人抱鸽，骇叹而归。试使飞，驯异如初。虽未拔尤，人世亦绝少矣。于是爱惜臻至。积二年，育雌雄各三。虽戚好求之，弗得也。会父执某公，为贵官。一日，见公子，问：“畜鸽几许？”公子唯唯以退。疑某意爱好之也，思所以报，而割爱良难。又念：长者之求，不可重拂。且不敢以常鸽应，选二白鸽，笼送之，自以千金之赠不啻也。他日，见某公，颇有德色；而某殊无一申谢语。心不能忍，问：“前禽佳否？”答云：“亦肥美。”张惊曰：“烹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张大

惊曰：“此非常鸽，乃俗所称‘鞑靼’者也。”某回思曰：“味亦殊无异处。”张叹恨而返。至夜，梦白衣少年来，责之曰：“我以君能爱之，故遂托以子孙。何以明珠暗投，致残鼎镬！今率若辈去矣。”言已，化为鸽，所养白鸽皆从之，飞鸣迳去。天明视之，果俱亡矣。心甚恨之，遂以所畜，分赠知交，数日而尽。

异史氏曰：“物莫不聚于所好，诚然也。叶公好龙，则真龙入室；而况学士之于良友，贤君之于良臣乎！而独阿堵之物，好者更多，而聚者特少，亦以见鬼神之怒贪，而不怒痴也。”

向有友人馈朱鲫于孙公子禹年，家无慧仆，以老佣往。及门，倾水出鱼，索舂而进之。迨达主所，鱼已枯毙。公子但笑不言，以酒犒佣，即烹鱼以饷。既归，主人问：“公子得鱼颇欢慰否？”答言：“欢甚。”问：“何以知？”曰：“公子见鱼，便欣然有笑容，立命赐酒，且烹数尾，以犒小人。”主人骇甚，自念：所赠颇不粗劣，何至烹赐下人。因责之曰：“必汝蠢顽无礼，故公子迁怒耳。”佣扬手力辩曰：“我固陋拙，遂以为非人耶！登公子门，小心如许，犹恐笱斗不文，敬索舂出，一一匀排而后进之，有何不周详也！”主人骂而遣之。

灵隐寺僧某，以茶得名，铛臼皆精。然所蓄茶有数种，恒视客之贵贱以为烹献；其最上者，非贵客及知味者，不以奉也。一日，有贵官至，僧伏谒甚恭，出佳茶，手自烹进，冀得称誉。而贵官殊无一语。僧惑甚，又出最上一等，细细烹煎而后进之。饮已将尽，犹无赞语。急不能待，鞠躬曰：“茶何如？”贵官执盏一拱曰：“甚热。”此两事，可与张公子赠鸽，同一笑也。

聂政

怀庆潞王，有昏德。时行民间，窥见好女子，辄夺之。有王生妻，为王所睹，遣舆马直入其第。女子号泣不伏，强舁而出。

生亡去，隐身聂政之墓，冀妻经此过，得一遥诀。无何，妻至，望见丈夫，大哭投地。生恻动心怀，不觉失声。从人知其王生，执之，将加榜掠。忽墓中一丈夫出，手握白刃，气象威猛，厉声曰：“我聂政也！良家子岂容强占！念汝辈非所自由，姑且有怒。寄语无道主，若不改行，不日将决其首！”众大骇，弃车而走；丈夫亦入墓中而没。夫妻叩墓归，犹惧王命复临。过十余日，竟绝消息，心始安。王自此，淫威亦少杀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余读刺客传，而独服膺于轹深井里也：其锐身而报知己，有豫之义；白昼而屠卿相，有鱗之勇；面皮自刑，不累骨肉，有曹之智。至于荆轲，力不足以谋无道秦，遂使绝裾而去，自取灭亡。轻借樊将军之头，何日可能还耶？此千古之所恨，而聂政之所嗤者矣。闻之野史：其墓见掘于羊左之鬼。果尔，则生不成名，死犹丧义，其视聂之抱义愤而惩荒淫者，其为人之贤不肖何如哉！噫！聂之贤，于此益信。”

冷 生

平城冷生者，少最钝，年二十余，未能通一经。后忽有狐来，与之燕处。每闻其终夜语，即兄弟诘之，亦不肯泄一字。如是多日，忽得狂易病：每为文时，得题则闭门枯坐；少时，哗然大笑。往窥之，则手不停草，而一艺成矣。既而脱稿，文思精妙。是年入泮，明年食饩。每逢场作笑，响彻堂壁。由此“笑生”之名大噪。幸学使退休不闻。后值某学使规矩严肃，终日危坐堂上。忽闻笑声，怒执之，将以加责。执事官代白其颠。学使怒稍息，释之而黜其名。从此佯狂诗酒，著有“颠草”四卷，超拔可诵。

异史氏曰：“闭门一笑，与佛家顿悟时何殊间哉！大笑成文，亦一快事，何至以此褫革？如此主司，宁非悠悠！”

昔学使孙景夏先生，往访友人。至其窗外，不闻人语，但闻笑声嗤然，顷刻数作。意其与人戏耳。入视，则居之独也。怪之。始大笑曰：“适无事，殆默温笑谈耳。”

邑宫生者，家畜一驴，性蹇劣。每途中逢独行之客，拱手谢曰：“适忙遽，不遑下骑，勿罪！”言未已，驴已蹶然伏道上，屡试不爽。宫大惭恨，因与妻谋，使伪作客。自乃跨驴而周于庭，向妻拱手作遇客语。驴果伏，便以利锥毒刺之。适有友人相访，方欲款关，闻宫言于内曰：“不遑下骑，勿罪！”少顷，又言之。中大怪异，叩扉而问其故，以实告，相与捧腹。

此二则可附冷生之笑以传矣。

药 僧

济宁某，偶于野寺外，见一游僧，向阳扪虱，杖挂葫芦，似卖药者。因戏曰：“和尚亦卖房中丹否？”僧曰：“有。弱者可强，微者可巨，立刻而效，不俟经宿。”某喜求之。僧解衲角，出药一丸，如黍大，令吞之。约半炊时，下部暴长，逾刻自扪，增于旧者三之一。心犹未满足，窥僧起遗，窃解衲，拈二三丸并吞之。俄觉肤若裂，筋若抽，项缩腰囊，而阳长不已。大惧，无术。僧返，见其状，惊曰：“子必窃吾药矣！”急与一丸，始觉休止。解衣自视，则几与两股鼎足而三矣。缩颈蹒跚而归，父母皆不能识。从此为废物，日卧街上，多见之者。

皂 隶

万历间，历城令梦城隍索人服役，即以皂隶八人，书姓名于牒，焚庙中。至夜，八人皆死。庙东有酒肆，肆主故与一隶有素。会夜来沽酒，问：“款何客？”答云：“僚友甚多，沽一尊少

叙姓名耳。”质明，见他役。始知某人已死。入庙启扉，则瓶在焉，贮酒如故。归视所与钱，皆纸灰。令肖八像于庙。诸役得差，皆先酬之乃行；不然，必遭笞谴。

红毛毡

红毛国，旧许与中国贸易。边帅见其众，不听登岸。红毛人固请：“但赐一毡之地足矣。”帅思一毡所容无几，许之。其人置毡岸上，仅容二人；扯之，容四五人；且扯且登，顷刻毡大亩许，已数百人矣。短刃并发，出于不意，被掠数里而去。

抽肠

莱阳民某昼卧，见一男子与妇人握手入。妇黄肿，腰粗欲仰，意象愁苦。男子促之曰：“来，来！”某意其苟合者，因假睡以窥所为。既入，似不见榻上有人，又促曰：“速之！”妇便自袒胸怀，露其腹，腹大如鼓。男子出屠刀一口，用力刺入，从心下直剖至脐，蚩蚩有声。某大惧，不敢喘息。而妇人攒眉忍受，未尝少呻。男子口衔刀，入手于腹，捉肠挂肘际；且挂且抽，顷刻满臂。乃以刀断之，举置几上，还复抽之。几既满，悬椅上；椅又满，乃肘数十盘，如渔人举网状，望某首边一掷。觉一阵热腥，面目喉舌复压无缝。某不能复忍，以手推肠，大号起奔。肠堕榻前，两足被系，冥然而倒。家人趋视，但见身绕猪脏；既入审顾，则初无所有。众各自谓目眩，未尝骇异。及某述所见，始共奇之。而室内并无痕迹，惟数日血腥不散。

牛 飞

邑人某，购一牛，颇健。夜梦牛生两翼飞去，以为不祥，疑有丧失。牵市中，损价售之。以巾裹金，缠臂上。归至半途，见一鹰食残兔，近之，甚驯。遂以巾头繫鹰股，臂之。鹰屡摆扑，把捉稍疏，带巾腾去。某每谓定数不可逃，而不知不疑梦，不拾遗，走者何遽能飞哉！

卷 十 三

狐 怨 淫

某生者，购新第，常患狐。凡一切服物，多为所毁，又时以尘土置汤饵中。一日，有友过访，值生他适，至暮不归。生妻备饌具供客，已而僮婢吸食余饵。生素不羁，好蓄媚药，不知何时狐以药置粥中，妇食之，觉有脑麝气。问婢，婢答不知。食讫，觉欲焰上炽，不可暂忍；强自按抑，燥渴愈急。筹思家中无可奔者，独有客在，遂往叩斋。客问其谁，实告之。问何作，不答。客谢曰：“我与若夫道义交，不敢为此兽行。”妇尚留连。客叱骂曰：“某兄文章品行，被汝丧尽矣！”隔窗唾之。妇大惭，乃退。因自念：我何为若此！忽忆碗中香，得毋媚药耶？检包中药，果狼籍满案，盞盞中皆是也。稔知冷水可解，因就饮之。顷刻心下清醒，愧耻无以自容。辗转既久，更漏已残。愈恐天晓无以见人，乃解带自经。婢觉救之，气已渐绝。辰后始有微息。客夜间已遁。生哺后方归，见妻卧，问之，不言，但含清涕。婢以状告。大惊，苦诘之。妻遣婢去，始以实陈。生叹曰：“此我之淫报也，于卿何尤？幸有良友，不然，何以为人！”遂从此痛飭往行，狐亦遂绝。

异史氏曰：“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鸩，从无有相戒不蓄媚药者，亦犹人之畏兵刃而狎床第也。宁知其毒有甚于砒鸩者哉！顾蓄之不过以媚内耳，乃至见嫉于鬼神；况人之纵淫有过于蓄药者乎？”

某生赴试自郡中归，日已暮，携有莲实菱藕，入室并置几上。又有藤津伪器一事，水浸盞中。诸邻人以其新归，携酒登

堂，生仓促置床下而出，令内子经营供饌，与客薄饮。饮已入内，急烛床下，盎水已空。问妇。妇曰：“适与莲耦并出供客，何尚寻也？”生回忆肴中有黑条杂错，举座不知何物。乃失笑曰：“痴婆子！此何物事，可供客耶？”妇亦疑曰：“我方怨子不言烹法，其状可丑，又不知何名，只得糊涂齑切耳。”生乃告之，相与大笑。今某生贵矣，相狎者犹以为戏。

山 市

兔山山市，邑景之一也。然数年恒不一见。孙公子禹年，与同人饮楼上，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，高插云冥。相顾惊疑，念近中无此禅院。无何，见宫殿数十所，碧瓦飞甍，始悟为山市。未几，高垣睥睨，连亘六七里，居然城郭矣。中有楼若者、堂若者、坊若者，历历在目，以亿万计。忽大风起，尘气莽莽然，城市依稀而已。既而风定天清，一切乌有；惟危楼一座，直接霄汉。楼五架，窗扉皆洞开；一行有五点明处，楼外天也。层层指数：楼愈高，则明渐小；数至八层，才如星点；又其上，则黯然缥缈，不可计其层次矣。而楼上人往来屑屑，或凭或立，不一状。逾时，楼渐低，可见其顶；又渐如常楼；又渐如高舍；倏忽如拳如豆，遂不可见。又闻有早行者，见山上人烟市肆，与世无别，故又名“鬼市”云。

江 城

临江高生，名蕃，少慧，仪容秀美。十四岁入邑庠。富室争女之；生选择良苛，屡梗父命。父仲鸿，年六十，止此子，宠惜之，不忍少拂。初，东村有樊翁者，授童蒙于市肆，携家僦生屋。翁有女，小字江城，与生同甲，时皆八九岁，两小无猜，日

共嬉戏。后翁徙去，积四五年，不复闻问。一日，生于隘巷中见一女郎，艳美绝俗。从一小鬟，仅六七岁。不敢倾顾，但斜睨之。女停睇，若欲有言。细视之，江城也。顿大惊喜。各无所言，相视呆立，移时始别，两情恋恋，生故以红巾遗地而去。小鬟拾之，喜以授女。女入袖中，易以己巾，伪谓鬟曰：“高秀才非他人，勿得讳其遗物，可追还之。”小鬟果追付生。生得巾大喜。归见母，请与论婚。母曰：“家无半间屋，南北流移，何足匹偶？”生言：“我自欲之，固当无悔。”母中心掇拒不自决，以商仲鸿；鸿执不可。生闻之闷然，嗑不容粒。母大忧之，谓高曰：“樊氏虽贫，亦非粗俗无赖者比。我请过诸其家，倘其女可偶也，即亦何害。”高诺之。母托烧香黑帝庙，诣之。见女明眸秀齿，居然娟好，心大爱悦。遂以金帛厚赠之，实告以意。樊媼谦抑而后受盟。归述其情，生始解颜为笑。逾岁，择吉迎女归，夫妻相得甚欢。而女善怒，反眼若不相识；词舌嘲啁，常常聒于耳。生以爱故，悉含忍之。翁姬稍有所闻，心弗善也，潜责其子。为女所闻，大悲，詬骂弥加。生稍稍反其恶声，女益怒，挞逐出户，阖其扉。生慑慑门外，不敢叩关；抱膝宿檐下。女自是视若仇。其初，长跪犹可以解；渐至屈膝无灵，而丈夫益苦矣。翁姑薄让之，女牴牾不可言状。翁姑忿怒，逼令大归。樊惭惧，浼交好者请于仲鸿；仲鸿不许。年余，生出遇岳；岳把袂邀归其家，谢罪不遑。妆女出见，夫妇相对，不觉惻楚。樊乃沽酒款婿，酬劝甚殷。无何日暮。坚止宿留，扫别榻，使夫妇并寝。既曙辞归，不敢以情告父母，惟掩饰而弥缝之。由此三五日，辄一寄岳家宿，而父母不知也。樊一日自诣仲鸿。初不见，迫而后见之。樊膝行而请。高不承，诿诸其子。樊言：“婿昨夜宿仆家，不闻有异言。”高惊问：“何时寄宿？”樊具以告。高赧谢曰：“我固不之知耳。彼爱之，我独何仇乎？”樊既去，高呼子而骂。生但俛首，不少出气。言间，樊已送女至。高曰：“我不能为儿女

任过，不如各立门户，即烦主析爨之盟。”樊劝之，不听。遂别院居之，遣一婢给役焉。月余，颇相安，翁媪窃慰。未几，女渐肆，生面上时有指抓痕；父母明知之，亦忍置不问。一日，生不堪挞楚，奔避父所，芒芒然如鸟雀之被鹯殴者。翁媪方怪问，女已横挺迫入，竟即翁侧捉而箠之。翁姑沸噪，略不顾瞻。挞至数十，始悻悻以去。高逐子曰：“我惟避器，故析尔。尔固乐此，又焉逃乎？”生被逐，徙倚殊无所归。母恐其挫折行死，令独居而给之食。又召樊来使教其女。樊入室，开谕万端，女终不听，反以恶言相苦。樊拂衣而行，誓相绝。无何，樊翁愤生病，与媪相继死。女恨之，亦不临吊，惟日隔壁噪骂，故使翁姑闻。高悉置不较。生自独居，若离汤火，但觉凄寂。暗以金啖媒媪李氏，纳妓斋中，往来皆以夜。久之，女微闻知，诣斋嫚骂。生力白其诬，矢以天日，女始归。自此，日伺生隙。李媪自斋中出，适为所遭，急呼之；媪神色变异，女益疑。谓媪曰：“明告所作，或可有免；若犹隐秘，撮毛尽矣！”媪战而告曰：“半月来，惟勾栏李云娘过此两度耳。适公子言，曾于玉笋山见陶家妇，爱其双翘，嘱奴招致之。渠虽不贞，亦未便作夜度娘，成否固未必也。”女以其言诚，姑从宽恕。媪欲行，又强止之。日既昏，呵之曰：“可先往灭其烛，便言陶家至矣。”媪如其言，女即遽入。生喜极，挽臂促坐，具道饥渴。女默不语。生暗中索其足，曰：“自山上一觐仙容，介介独恋是耳。”女终不语。生曰：“夙昔之愿，今始得遂，何可覩面而不识也？”躬自促火，一照，则江城也。大惧失色，堕烛于地，长跪殛棘，若兵在颈。女摘耳提归，以针刺两股殆遍，乃卧以床下，醒则数骂之。生以此畏若虎狼；即偶假以颜色，枕席之上，亦震慑不能为人。女批颊而叱去之，益厌弃不以人齿。生日在兰麝之乡，如狂狷中人，仰狱吏之尊也。女有两姊，俱适诸生。长姊平善，讷于口，常与女不相洽。二姊适葛氏，为人狡黠善辨，顾影弄姿，貌不及江城，而悍妒与埒。姊

妹逢无他语，惟各以阉威自鸣得意。以故二人最善。生适戚友，女辄嗔怒；惟适葛所，知之不禁也。一日，饮葛所。既醉，葛嘲曰：“子何畏之甚？”生笑曰：“天下事顾多不解：我之畏，畏其美也；乃有美不及内人，而畏与仆等者，惑不滋甚哉？”葛大惭不能对。婢闻，以告二姊。二姊怒，操杖遽出。生察其伏凶，跣屣欲走。杖起，已中腰臂；三杖三蹶而不能起。误中颅，血流如瀋。二姊乃去，生蹒跚而归。妻惊问之。初以迁姨故，不敢遽告；再三研诘，始具陈之。女以帛束生首，忿然曰：“人家男子，何烦他挝楚耶！”更短袖裳，怀木杵，携婢迳去。抵葛家，二姊笑语承迎。女不语，以杵击之，仆；裂裤而痛楚焉。齿落唇缺，遗矢溲便。女既返，二姊羞忿，遣夫赴愬于高。生趋出，极意温恤。葛私语曰：“仆此来，不得不尔。悍妇不仁，幸假手而惩戒之，我两人何嫌焉。”女已闻之，遽出指骂曰：“龌龊贼！”妻子亏苦，反窃窃与外人交好！此等男子，不宜打煞耶！”疾呼觅杖。葛大窘，夺门窜去。生由此往来全无一所。同窗王子雅过之，宛转留饮。饮间，以闺阁相谑，颇涉狎褻。女适窥客，伏听尽悉，暗以巴豆投汤中而进之。未几，吐利不可堪，奄存气息。女使婢问之曰：“再敢无礼否？”始悟病之所自来，呻吟而哀之。则菽豆汤已储待矣。饮之乃止。从此同人相戒，莫敢饮于其家。王有酤肆，肆中多红梅，设宴招其曹侣。生托文社，稟白而往。日暮，既酣，王生曰：“适有南昌名妓，流寓此间，可以呼来共饮。”众大悦，惟生离座兴辞。群曳之曰：“阉中耳目虽长，亦听睹不至于此。”因相矢缄口。生乃复坐。少间，妓果出。年十七八，玉佩叮咚，云鬟掠削。问其姓，云：“谢氏，小字芳兰。”出词吐气，备极风雅，举坐若狂。而芳兰犹属意生，屡以色授。为众所觉，故曳两人连肩坐。芳兰阴把生手，以指书掌作“宿”字。生于此时，欲去不忍，欲留不敢，心如乱丝，不可言喻。而倾头耳语，醉态益狂，榻上胭脂虎，亦并忘之。少旋，听更漏已

动，肆中酒客愈稀；惟遥座一美少年，对烛独酌，有小僮捧巾侍焉。众窃议其高雅。无何，少年罢饮出门去。僮返身入，向生曰：“主人相候一语。”众都不知何谁，惟生颜色惨变，不遑告别，匆匆便去。盖少年乃江城，僮即其家婢也。生从至家，伏受鞭扑。从此益禁锢之，吊庆皆绝，文宗下学，生以误讲降为青。一日，与婢语，女疑与私，以酒坛囊婢首而搥之。已而缚生及婢，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之，释缚令其自束。月余，补处竟合为一云。女每以白足踏饼抛尘土中，叱生搥食之。如是种种。母以忆子故，偶至其家，见子柴瘠，既归，痛哭欲死。夜梦一叟告之曰：“勿须忧烦，此是前世因。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，公子前身为士人，偶游其寺，误毙之。今作恶报，不可以人力回也。每早起，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，必当有效。”醒而述于仲鸿，鸿异之，夫妻咸遵其教。两月余，女横如故，益之狂纵。闻门外钲鼓，辄握发出，憨然引眺，千人共指不为怪。翁姑共耻之，然不能禁，腹诽而已。忽有老僧在门外宣佛果，观者如堵。僧吹鼓上革作牛鸣。女奔出，见人众无隙，命婢移行床，翘登其上。众目集视之，女为弗觉也者。逾时，僧敷衍将毕，索清水一盂，持向女而宣言曰：“莫要嗔！莫要嗔！前世也非假，今世也非真。咄！鼠子缩头去，勿使猫儿寻。”宣已，吸水喷射女面，粉黛淫淫，下沾襟袖。众大骇，意女暴怒；女殊不语，拭面自归。僧亦遂去。女人室痴坐，嗒然若丧。终日不食，扫榻遽寝。中夜忽唤生醒。疑其将遗，捧进溺盆。女却之，暗把生臂，曳入衾。生承命，四体惊悚，若奉丹诏。女慨然曰：“使君若此，何以为人！”乃以手抚扞生体，每至刀杖痕，嚶嚶啜泣，辄以指甲自掐，恨不即死。生见其状，意良不忍，所以慰藉之良厚。女曰：“妾思和尚必是菩萨化身。清水一洒，若更肺腑。今回忆曩昔所为，都如隔世。妾向时得毋非人耶？有夫妇而不能欢，有姑嫜而不能事，是诚何心！明日可移家去，仍与父母同居，庶便定省。”絮语终

夜，如话十年之别。昧爽即起，折衣敛器，婢携簏，躬襆被，促生前往叩扉。母出骇问，告以意。母迟回有难色，女已偕婢入。母从入。女伏地哀泣，但求免死。母察其意城，亦泣曰：“吾儿何遽如此？”生为细述前状，始悟曩昔之梦验也。喜唤厮仆，为除旧舍。女自是承颜顺志，过于孝子。见人，则颀如新妇。或戏述往事，则红涨于颊。且勤俭，又善居积；三年，翁姑不问家计，而富称巨万矣。生是岁乡捷。女每谓生曰：“当日一见芳兰，今犹忆之。”生以不受荼毒，愿已至足，妄念所不敢萌，唯唯而已。会以应举入都，数月乃返。入室，见芳兰方与江城对弈。惊而问之，则女以数百金出其籍云。余于浙邸得晤王子雅，言之竟夜甚详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人生业果，饮啄必报，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，如附骨之疽，其毒尤惨。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，悍妇十之九，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。观自在愿力宏深，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耶？”

孙 生

余乡孙生者，娶故家女辛氏。初入门，为穷裤，多其带，浑身纠缠甚密，拒男子不与共榻。床头常设锥簪之器以自卫。孙屡被刺剝，因就别榻眠。月余不敢问鼎。即白昼相逢，女未尝假以言笑。同窗某知之，私谓孙曰：“夫人能饮否？”答云：“少饮。”某戏之曰：“仆有调停之法，善而可行。”问：“何法？”曰：“以迷药入酒，给使饮焉，则惟君所欲矣。”孙笑之，而阴服其策良。询之医家，敬以酒煮乌头置案上。入夜，孙酹别酒，独酌数觥而寝。如此三夕，妻终不饮。一夜，孙卧移时，视妻犹寂坐，孙故作鼾声；妻乃下榻，取酒煨炉上。孙窃喜。既而满饮一杯；又复酌，约尽半杯许，以其余仍内壶中，拂榻遂寝。久之无声，而